

奥西里斯的使者阿努比斯，
将以亡者之翼的诅咒，
覆盖侵扰法老安眠的人。

亡者之翼

沐月 著

图坦卡蒙王陵
的诅咒



亡者之翼

图坦卡蒙王陵
的诅咒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亡者之翼 / 沐月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-7-5104-1251-6

I. ①亡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74127号

亡者之翼

作 者: 沐 月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装帧设计: 郑 云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160千字 印张: 13

版 次: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251-6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亡者之翼

CONTENTS

图坦卡蒙王陵 的诅咒

楔子 Xiezi 001

I 宝石拍卖 Baoshi paimai 007

II “考古”合作 Kaogu hezuo 023

III 诅咒根源 Zuzhou genyuan 037

IV 玉髓暗语 Yusui anyu 047

V 玩命速递 Wanming sudi 061

VI 石台密室 Shitai mishi 079

VII 人面梦影 Renmian mengying 097

VIII 寻宝阴谋 Xunbao yinmou 1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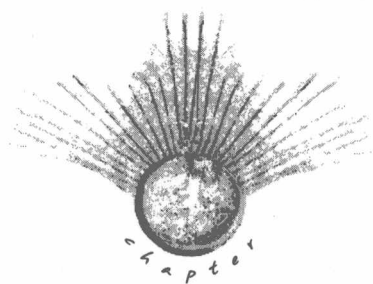
IX 神迹初现 Shenji chuxian 123

X 黄金神殿 Huangjin shendian 139

XI 冥神供品 Minshen gongpin 153

XII 绝世宝藏 Jueshi baozang 173

XIII 亡者之翼 Wangzhe zhiyi 187



楔子



D E A D W I N G S

· 亡 · 者 · 之 · 翼 ·

尼罗河西岸，基纳古城南方山地，帝王谷。

霍华德·卡特的脚步声在阴暗狭窄的墓道中寥落地回荡着。这位 64 岁的考古学家望着火把映出的光亮，眼神涣散而恐惧。被黑暗包裹的亮光中是一道半开的石门，法老和王后的坐像分立左右，狭长的双目寂静地注视着前方。

霍华德·卡特是闻名世界的英国考古学家。1922 年 11 月 5 日，也就是十六年前的今天，他率领的考古队在埃及帝王谷挖掘出了图坦卡蒙陵墓。这座陵墓有三千三百多年的历史，里面的金器、象牙、木雕等陪葬品超过五千件，泰晤士报曾发表社评，将它誉为“现代人发掘出的最伟大的宝藏”。

然而谁也没有料到，这座陵墓带给卡特考古队的不是铺天盖地的金钱和名誉，而是一连串神秘的灾祸。

1922 年 11 月 5 日，陵墓出土的那天，考古队的资助者乔治·卡纳冯勋爵第一个踏进法老的主墓室，陪同他的还有除了卡特之外的全部考古队员。卡特本人则在 11 月 6 日首次踏进主墓室，原因很简单：11 月 6 日恰好是图坦卡蒙法老的登基日，更有纪念意义。

没过多久，诡异的悲剧就发生了——第一个牺牲者是卡纳冯勋爵。他莫

名其妙地高烧不退，住进开罗医院，第三天就死在病床上，遗言只有一句：“法老将我的灵魂召去了。”

卡纳冯死后一个月，卡特考古队的队医，负责解剖法老木乃伊的理查德教授，刚返回英国不到半天，就莫名其妙地返回开罗，一个人走进大沙漠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之后的六个月里，也就是1923年下半年，莫斯、凡赛尔等骨干队员也都不明不白地死去，大多被鉴定为因“精神分裂”自杀。

然而，考古队中只有一个人没死，就是卡特本人，但他总是重复地做一个噩梦，梦见一个人对他说：“你的金丝雀将代替你死去。”

结果，在1922年的圣诞夜，他的女儿伊布林·卡特就在阁楼上上吊自杀了，遗言也只有一句：“我再也忍受不了法老的折磨了。”

卡特痛苦地回忆着这些往事，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主墓室的墓门前，那道十六年前他亲手凿开的石门。他望着门上的象形文字，它们仿佛一双双藏在黑暗中的眼睛，用诡异的神色凝望着卡特，令他的双手狠狠颤抖起来。

奥西里斯的使者阿努比斯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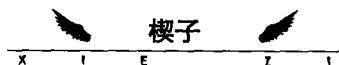
将以亡者之翼的诅咒，

覆盖侵扰法老安眠的人。

如今在世人眼中，这些象形文字就是所有悲剧的根源，是法老对盗墓者诡异的诅咒。

从一开始卡特就无法容忍这种说法，他认为这是对科学的敷衍，更是对死者的侮辱。为了慰藉女儿和朋友的在天之灵，卡特发誓一定要解开这个诅咒之谜。

他坚信诅咒不是超自然现象，一定有它发生的原因。为了找到这个原因，



卡特倾尽家产，花了三年进行研究，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研究和调查，然而一无所获。

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，他被大众讥笑，被媒体侮辱，甚至被不列颠皇家科学院解雇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，他说女儿和挚友在天堂看着他。

不幸中的大幸，被解雇的第二年春天，卡特被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家研究所录用。虽然无法直接研究文物，但研究总算得以继续。接下来发生的事连卡特自己也没有想到。就在这期间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。

给了卡特这个转机的，不是任何资料、文献，或者考古界泰斗的著作，而是眼前的这些诡异的象形文字——图坦卡蒙的“诅咒”。

事实上，它不是诅咒，而是一个暗示，一个被隐藏起来的暗示。隐藏它的手法并不复杂，然而没有考古学家会往那方面想，除了卡特。

卡特这样想着，将颤抖的手伸进口袋，摸了摸里面的那件东西——一条冰凉的铜项链，中间的镶嵌槽是两只羽翼围成的，里面镶着一颗形似祖母绿的甲虫形宝石，在黑暗中闪烁着神秘的幽绿色。

它是从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的陪葬品之一，被卡特命名为“黄绿玉髓”。也是诅咒文字中隐藏的秘密，所暗示的东西。

它就是解开一切秘密的钥匙。

卡特用渗满冷汗的手握紧项链，慢慢走过十六年前自己亲手凿开的石门，踏进了陵墓的主墓室，曾经安放法老灵柩的地方。

卡特举着火把环顾四周，昔日的陪葬品和灵柩早已不在，墓室因空荡而显得更加阴森。卡特始终感觉有人站在他身后，对他低语，让他离开。他的预感也告诉他，一旦把项链拿出来，肯定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身上。

可卡特最后还是强忍恐惧，走到曾经摆放法老灵柩的地方，用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拿出项链，捏着上面的甲虫状宝石，一边缓缓将它抬高，一边注视着镶嵌槽上的羽翼雕刻。

将宝石抬高了几英寸后，卡特忽然发现了什么，不再将它抬高，而是缓缓将它向前移动，就像在调整焦距似的。

就这样调整了几分钟，卡特忽然双目圆睁，惊恐地凝望着那块宝石，仿佛透过它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他呆愣了片刻，匆忙地掏出笔记本，草草写了几个字，然后把那张纸撕下来塞进衬衣里，转身像逃难似的离开了墓室。

老人在墓道中拼命奔跑着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他似的，阴森的墓室和法老夫妇的坐像渐渐融入他身后的黑暗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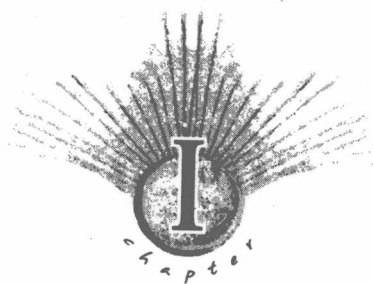
四个月后，也就是1939年3月2日，霍华德·卡特博士在伦敦的寓所中病逝，之前的四个月里，他一直处在严重的精神分裂状态之中。

人们纷纷传言，他中了迟到的诅咒。

为遗体更衣时，卡特的儿子在他的衬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潦草地写着一行字：

在登基日将奥比萨斯放入它归属的地方，跟随奥西里斯的引导寻找诅咒的根源。

落款日期：1938.11.5.



宝石拍賣



D E A D W I N G S

· 亡 · 者 · 之 · 翼 ·

安德瑞·卡特从梦中惊醒，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床头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着，指在3点12分上，下面的日期栏显示着11月4日。

又是那个梦。

安德瑞叹了口气，按亮了床边的台灯，宽敞的卧室被昏黄的灯光照亮。他感到喉咙很干，于是下了床，从饮水机里倒了一杯凉水，咕嘟咕嘟喝光，又倒了一杯喝下一半，总算不那么渴了。他又走到床前，把窗帘拉开一半。

从二十楼鸟瞰的曼哈顿岛夜景映入眼帘，依然像上半夜一样灯火辉煌。彼岸的纽约市区更是亮如白昼，仿佛一片灯火的海洋。自由女神像被灯光勾勒出虚幻的轮廓，耸立在有一半是暗红色的夜空下。

安德瑞几乎能感觉得到灯火中那繁华喧嚣。而这个昏暗的房间，却如此寂静。想起刚才的噩梦，他微微蹙起眉心。

这些年来，这个梦不知做了多少次。他梦见霍华德·卡特走进图坦卡蒙陵墓，然后像看见什么东西似的，拼命向外奔逃。

安德瑞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在追赶霍华德·卡特，也看不太清楚他的脸。

毕竟他只在那些七十年前的照片上见过曾祖父。

闹钟走到3点20分时，嘀嘀地响了起来，声音不大，但频率很快，在安静的深夜里显得有些刺耳。

安德瑞走进白光耀眼的洗手间，简单洗漱了一番后穿上黑色长大衣，拎着一个小型密码手提箱来到车库，发动陈旧的雪铁龙，调了调后视镜的角度，镜里不经意地映出他年轻英俊、棱角分明的脸颊。

他在庭院里转了个弯，向曼哈顿南码头的方向驶去。这时变速挡旁边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安德瑞接起来，里面传来甜美的少女声音。

“你已经到了？比预想中的快。”

安德瑞笑笑：“我想你不必特地试探我，在这次的合作协约到期之前，我是不会变卦的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”电话的另一边，一双散发着盛夏薄荷香气的嘴唇弯起微笑，“作为图坦卡蒙陵墓的导游，世界上没人比你更称职了。”

安德瑞离开纽约后的十二个小时里，美国东海岸的天气一直灰蒙蒙的，而远在欧洲南部的意大利人正享受着—个晴朗的周末。

星期日下午，回荡着礼拜钟声的罗马城天空蔚蓝如湖。与梵蒂冈大教堂只隔两条街的加迪亚酒吧今天照例生意红火，老板挺着啤酒肚站在吧台里，衔着牙签看报纸。

他—共订了四份报纸，这四份报纸在罗马的发行量不相上下，从来水火不容，可今天它们却出奇团结，在头版上登了同—条新闻：“世界级珍奇文物——图坦卡蒙甲虫项链今日将在埃及首都开罗拍卖。”

详细报道在第三版，可老板已经读不下去了。现在店里吵得要命，—个混蛋小子正在放摇滚乐，把这儿弄得像冥河乐队的演唱会现场。

老板转过头，厌恶地盯着噪音的声源。

声源是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，准确地说他是他的笔记本电脑。此刻他正把双脚搭在吧台上，一边玩着微型笔记本，一边以大音量公放 Labyrinth 的摇滚，吵得老板和其他客人烦躁不已，他却毫不在意，跟着节奏摇头晃脑。

青年的举动很让他身后的两个壮汉恼火，他们正仔细打量着他，准备找个茬儿狠狠教训他一顿。

那青年看来是美裔和亚裔的混血儿，脸上一根胡子茬儿都没有，一头红发直垂下来，盖在眉前、耳旁、脖后，有亚洲人特有的清秀长相，也有不羁的美国气质和一双深蓝色瞳仁。

他穿着 Macro Azzali 的短款墨蓝风衣、Fulenpak 的休闲宽松裤，裤腿被同样牌子的粗皮短靴包着。

这是个长相英俊、体型性感的大男孩儿，加上一身入时的名牌，比米兰时装周上的小伙子更吸引姑娘的眼球，这就更让那两个壮汉火大了。

摇滚乐刚刚进入高潮，酒吧的木门忽然被推开，一位身穿天主教修士服的年轻女孩儿走进屋内。

在惊愕的注视与高亢的节拍中，女孩儿嚼着口香糖走到青年身边，坐到混血青年身边的酒吧椅上。

“你应该请我喝一杯，利奥。”

老板被这个场面吓得惊呆，叫利奥的青年笑了笑，转过头。

“很遗憾，不听淑女的命令是我一贯的风格。”他看着女孩儿，一脸玩世不恭的美国相，“温蒂，难道没人对你说过，你嚼口香糖比喝酒更性感？”

“你讨好女人的本事真差。”温蒂把一张微型光盘往桌上一按，“所以布留妮大公主总是把这些最玩命的任务交给你。”她手指一摆，将光盘滑给利奥。

利奥用小拇指翻起光盘转了两圈，插进笔记本的光驱里。

“新任务，huh?” 利奥看着屏幕上显示出的光盘信息，“为什么不直接发送给我？”

“因为你选了这个遍布蠢货的地方吃甜食，资料被截获的几率比印度的人口增长率还高。”温蒂吹了个泡泡，起身准备离开，“别忘了老规矩，进入指令界面的124位密码要在30秒内输入，否则视为行动失败。”她瞥了一眼利奥身旁的塑料筒，里面装着酒吧零售的滑板，“希望任务开始之前，你别给大公惹麻烦。”

“哈，我会尽力。”

目送温蒂推开门离去，利奥吹了声口哨，转过身开始输入密码，他敲下第一个字符时软件自动开启了30秒的倒计时。

利奥对此毫不在意，以他的速度20秒就能搞定。可不凑巧的是，当他输到第63位时，看他不顺眼的两个壮汉横着一脸肉走了过来。

“你放的歌挺好听，小子。”一个壮汉一手倚在吧台上，一手指着自己，“不过鲍勃·拉斯卡不爱听，他可是佛罗伦萨的西西里帮老大。”

“哦，真的？”利奥故作惊讶地笑着，摊了摊手，“那他应该提高一下品味了。”然后又把音量提高了一格。

鲍勃头爆青筋，顺手抄起吧台上的一瓶廉价啤酒。

“看来这个混血佬不知道西西里帮的厉害。”他说罢扬起酒瓶，朝利奥搭在吧台上的双腿砸去，“我就先替你妈妈教教你——你的猪脚该往哪儿放！”

就在酒瓶砸下来的一瞬间，利奥深蓝色的眼睛忽然一斜，左脚一个旋踢，酒瓶应声飞上半空。

这时，倒计时还剩12秒。